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莫砺锋 钟振振

主编：刘明华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何宗美 黄大宏 熊宪光

胥洪泉 袁济喜 周英斌



内容提要

本书为晋洪泉教授已发表的40篇古代文学、文化研究论文的结集。内容广远,既有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如李白、纳兰容若、《三国演义》、《红楼梦》研究;又有研究史总结文章,如《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等;还有一部分考疑文章,如《“青春”不是酒名》等。本书还有一部分关于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如古代妇女服饰研究系列文章、道教研究系列文章等。全书既做大题目,也不回避文学研究必需的细部研究;既有理论思辨性成果,也有偏于考证的文章。

总 序

刘明华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重庆市重点学科。本学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师资队伍还是教学、科研方面，都是一支影响颇大的重要力量。

本学科从 1982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魏兴南、曹慕樊、林昭德、徐永年、郑思虞、李景白、谭优学、荀运昌、秦效侃、熊宪光、徐洪火、刘明华等教授至今已培养出百余名硕士，其中有 30 余人考取兄弟院校的博士生。他们大多已成为高校的教授、副教授或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如戴建业、巩本栋、陶新民、张瑞君、张立伟、韩云波、王明建、何宗美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本学科在学科方向、研究领域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老一辈学者中，谭优学先生的唐代诗人行年考，曹慕樊先生的杜甫、苏轼研究，李景白先生的孟浩然研究，徐永年先生的唐诗研究等，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地位和声誉。由此而形成了本学科在以杜甫研究为重点的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传统。魏兴南、





熊宪光教授在《史记》、《战国策》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先秦散文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和优势。而年轻一辈的学者们，在叙事学的研究方面，已展现出强劲的势头。本辑出版的几部著作中，就有以现代小说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小说及小说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向的拓展，本学科的成员在文人结社、流民文学、文体研究、学术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方面也有相关成果，已经或即将陆续发表。与此相关，本学科成员目前承担的各级各类重要项目，有力地支持着这些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本学科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一批富有锐气的博士加盟本学科，为学科发展增添了活力。除了已经出版的著作和陆续出版的丛书，本学科同志近年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文献》、《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本学科在本科教学中素有优势，并不断继承传统，有所发扬光大。在教学成果方面，已数次获得学校和省市的优秀成果奖。2004年，本学科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申报获准“中国古代文学”为校级和重庆市的“精品课程”，并推荐教育部备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这正是对本学科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综合成就的肯定。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



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本丛书的出版,只是本学科几十年学术发展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活动而已。既不是开端,更不是终结。可称得上是近年科研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其中,部分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这套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将陆续推出。为展示本学科的传统,老一辈学者未刊的重要成果,也将陆续整理出版。

近年来,本学科积极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在学校和文学院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等重要学术会议。作为重庆市的重点学科,还负责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对学科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学科长期得到学术界的前辈、师友和同好的支持。希望,也相信这样的支持会继续,因为我们对学术都怀有敬意和热情。

谢谢学校和重庆出版社对丛书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和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自序

本书是我多年来读书、治学成果的结合。能够写成这本小书，与我大学毕业后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密切相关。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在不抱希望的情况下考上了大学。说不抱希望，是因为这之前的推荐上大学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乡，正实行推荐上大学，上大学的依据主要是政治表现。为了能够跨入大学之门，我积极劳动，拼命挣表现，一些身体还不能承受的劳动，也抢着去干。可是，到了参加推荐之时，最基层的大队领导一句话就把我的大学梦击得粉碎：“你父亲是教师，是吃国家粮的，应该让那些祖宗三代都没有吃国家粮的贫下中农去。”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无可奈何。1977年，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尽管我也报了名，但还是半信半疑：完全根据考试成绩吗？会不会考试是走过场，暗里还是推荐？等到通知体检直至收到录取通知书心里才踏实了，才相信考试成绩是入学的依据。





1978年的春光送我进入大学，接下来的4年真是读书的好时光，没有舞厅，没有网吧，电视也还是奢侈品，每周的文化娱乐就是看两场解禁的旧电影，其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由于以前没有书读而读书少，能够借到、买到的都不放过，胡乱地读了不少书，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82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高校任教，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这段时间，工作的重点是教学，尽管也知道应进行科学研究，要撰写学术论文，却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刻意去做。但围绕教学内容，却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阅读的同时把一些自己认为可以写成文章的资料抄在一张张卡片上，等到卡片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分类归纳写成文章。刊载在1985年第9期《体育之春》上的《唐代的围棋活动》就是这样写成的。这篇文章虽然短小简单，却是自己摸索写成而且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对我学术兴趣的培养以及鼓励我走上治学道路作用甚大。

真正懂得治学并打下一定基础，是在1985年9月至1987年1月的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著名学者刘又辛、谭优学、曹慕樊、徐永年、段启明、熊宪光、徐洪火教授都给我们授过课，从这些先生那里，不但学到了比较系统的知识，提高了学术素养，而且学到了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我把《漫谈唐代妇女的眉式》一文送给谭优学先生请教，他看后改正了文中的一个错字，并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写了一段评语，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句话的大意：学术价值颇高的《日知录》就是这样一则一则的读书札记。我知道自己的文章有多少分量，但先生的



褒奖却更加增强了我治学的信心。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广西大学主办的《阅读与写作》上,标题在目录中用黑体字标示,表明为重要篇目。后来发表而且收入《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论道教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一文,也是这一时期形成论题并且着手搜集资料的。此外,1988年9月至1989年7月,我还在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王文才教授门下做过访问学者,王先生一生著述不辍,著作等身,他对我的治学训练,让我获益颇多,也让我的治学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经过这两个时期的学习和训练,我就浅一脚深一脚地行走在治学之路上了。

除了客观的原因之外,我有个毛病,读书有些随兴趣而定,常常是抓着自己有兴趣的书籍就阅读下去,较少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作家或一个问题上,阅读范围虽然广泛却有些零碎散乱。因而,本书所论涉及较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大家如宋玉、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苏轼、纳兰性德等都有论述,而这些大家又主要集中在唐宋明清四个朝代;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变文、小说等多有论及,而对诗、词、变文、小说的论述则相对较多;还有一部分关于古代词语考释和古代文化研究的文章。大多数文章都是阅读了一些文献,发现了问题,才搜集资料写成的。我不太愿意先立下一个大题目,然后再去搜集资料进行论证。因此,本书中的文章少有宏大的论题,往往是“小题大做”,大多是一些较小的题目,然而,题目小并不一定价值就小。2001年9月我参加“中国李白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2001年中国李白文化研讨会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



年第6期)一文就这样评价:“胥洪泉《论李白出生传说的渊源》认为李白出生传说化用了老子出生传说,并由此引发开去谈到了佛道文化的相互影响,由小角度引出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当然,少写宏大的论题,应该说也与本人的学力才识有关;再者,就是本书中的小题目文章,由于本人学殖不足,也显得谫陋,甚至还有谬误,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经费的资助,书法艺术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曹建副教授欣然为本书题签,责任编辑周英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胥洪泉

2004年12月26日

目 录

总 序 刘明华(1)

自 序 (1)

《高唐赋》、《神女赋》影响略论 (1)

“胡琴琵琶与羌笛”考释 (11)

论李白出生传说的渊源

——兼及释老出生传说的相互影响 (15)

试说李白《梁园吟》中的“盐”和“梅” (22)

李白《静夜思》研究综述 (27)

论李白的大言 (37)

“青春”不是酒名 (50)

也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沉塘坳” ... (54)

“江枫渔火”不应疑 (56)

元稹交游考 (59)

《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 (69)

白居易与花 (82)

论道教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	(87)
敦煌变文校记 27 则	(98)
读《太子成道经》三题	(106)
“青梅煮酒”考释	(117)
论苏轼的咏物词	(120)
苏轼与西湖	(129)
《三国演义》概论	(131)
《水浒传》中的广告	(140)
漫谈《水浒传》中的“炊饼”与“馒头”	(142)
明代五人小品文概述	(144)
《纳兰词笺注》辨误	(150)
论纳兰性德的尚南情结	(157)
论纳兰词的兴亡之叹	(169)
简论满族词人佟世南	(178)
释《红楼梦》中的“吃茶”	(189)
《汉语大词典》指误	(191)
道教的法术——啸	(196)
鲤鱼与道教	(201)
说“东家壁土恰涂交”的“交”	(204)
古建筑中的台	(206)
古代的装修材料	(208)
唐代的围棋活动	(210)
唐代诗人笔下的四川酒	(213)
“仿生学”与服饰装扮	(215)
漫话古代的镜子	(219)
漫话古代妇女的假发	(221)
漫谈唐代妇女的眉式	(225)
漫话古代妇女的奇妆异服	(229)

《高唐赋》、《神女赋》影响略论

《高唐》、《神女》二赋，传为风流文人宋玉所作。二赋一出，就为文人士大夫广为传诵，他们吟诵不止，津津乐道。特别是昭明太子将其编入《文选》后，随着《文选》的流传，又因“《文选》烂，秀才半”的缘故，二赋更可谓深深烙进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文人士子特别喜爱二赋中雄奇壮伟的山水风光，瑰丽艳冶、美貌多姿的神女形象，尤其艳羨二赋里云雨变幻的巫山中楚王的游冶艳遇，神女的自荐枕席。他们把这些内容或凝固成艳情典故，或构成形象特色，运用于文学创作，对中国艳情文学创作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翻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随处可见二赋烙下的印痕，下面笔者试从几个方面简略论述之。



《高唐》、《神女》二赋产生后，只具自然美的巫山，增添了绚丽灿烂的文化色彩，具有了浓厚的文化意蕴，自然美和人文精神融为一体，使巫山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文人士大夫怡然向往。在汉乐府旧题《巫山高》的创作中，也融进了楚王神女的艳情，使之也由单纯描写山川险阻抒发羁旅悲愁改变成既有江山险峻又有艳情抒写



的内容。

巫山最早是以险峻著称的。《战国策·秦策一》苏秦以连横游说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苏秦强调的就是巫山险要的地理形势。屈原在《九歌·山鬼》中也说到巫山的陡峭险峻：“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於山”，郭沫若认为通“巫山”。三秀即灵芝，常长于陡峭石崖之上。《汉乐府·鼓吹曲辞》中的《巫山高》一题，也主要咏叹巫山山高水险：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曷梁不为。我济无篙，水何深，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可见人们早期主要是赞叹巫山雄奇险峻的自然美。然而，由于交通的不发达，交通工具的落后，人们在赞美巫山高大雄伟的同时，也透露出对巫山险阻、江水湍急的震慑、惊恐。人们似乎是望巫山而却步，谈三峡而色变。即使不得已必须经行，也是提心吊胆，愁苦畏惧。当地民谣就唱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

《高唐赋》也描写了巫山高峻雄奇的自然风光：

巫山赫其无畴兮，道互折而层累。登巉岩而下望兮，临大抵之稽水。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凜汹汹其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

用铺陈的手法，极尽想像夸张之能事，把巫山的高峻奇险，江水的奔腾激荡，描写得奇异壮美。《高唐赋》首先把山水作为审美



对象写进文学作品,具有开创之功,对后来山水诗的兴起具有启迪意义。不仅如此,《高唐赋》还给巫山的自然美融进了楚王艳遇神女的人文意蕴。“巫山洛浦本无情,总为佳人便得名。”^①艳冶风流的神女飘然而至,使险峻的巫山大放艳彩,大增魅力。文人士子乐于谈论,欣然前往。虽不能说二赋的出现,彻底解除了人们经行巫山巫峡的惶恐畏惧,但可以说给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经行巫山巫峡增添了吸引力。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望而生畏,而是心有所动,向往前行,或为访古抒怀,或为探奇寻艳。经过三峡,既可领略巫山云遮雨罩迷茫朦胧的美景,又可探寻楚王艳遇神女的高唐阳台遗迹,说不定还可遇上飘然而来行云行雨的神女。像南朝齐代诗人王融所写《巫山高》就明白表露向往巫山之情:“想象巫山高,薄暮阳台曲。烟霞乍舒卷,蘅芳时断续。”唐代乔知之的《巫山高》也说:“想象神女姿,摘芳共珍荐。”正如李珣所说:“有客经巫峡,停桡向水湄。”^②骚人墨客经过巫山巫峡,大都要驻舟登临,寻访瞻仰。宋代大诗人陆游“过巫山凝真观,谒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③唐代大诗人李白经过三峡特地登上巫山最高峰,写下了《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一诗。李白还在诗中透露出他对神女楚王的向往追寻:“我行巫山渚,寻古登阳台……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④或许还有人寻艳巫山太迫切,兴致勃勃登临巫山,神女却杳无踪影,又不免怅然失望,因而有诗人虞羲《巫山高》诗的劝说:“南国多奇山,荆巫独灵异。云雨丽以佳,阳台千里思。勿言再可得,特美君王意。”唐代诗人张潮的《江风行》诗更是特别:“商贾归欲尽,君今向巴东。巴东有巫山,窈窕神女颜。常恐游此山,果然不知还。”诗以商人妻的口吻,抒写对丈夫经过巫

① 罗虬《比红儿诗》之六十八首。

② 《巫山一段云》。

③ 《入蜀记》。

④ 《古风》之五十八首。



山时的顾虑,担心丈夫经过,游览寻艳,被神女留住而不知返回。从这些诗,我们可以明白看到高唐神女的人文意识融进巫山的自然风光,迎合了文人士子探奇寻艳的精神需求,看到他们经行巫山时产生的心态变化。这也启迪我们在旅游景点开发中,除了注重自然景观的发掘外,还要注意人文精神的融入(当然不是指艳情的融入),如山石形状与人物形象的吻合,山水洞窟与传说故事的相融等。

《高唐》、《神女》二赋,陆侃如、刘大白、郑振铎等人认为并非宋玉所作,而是汉代辞赋家的伪托。我们根据汉乐府旧题《巫山高》主要咏叹巫山高水高深,难以济渡,阻客行程,还没有掺入高唐神女的艳冶内容来看,似乎还可说《高唐》、《神女》二赋产生在汉乐府民歌《巫山高》之后。二赋产生之后,文人士子按乐府旧题创作《巫山高》时,都自觉不自觉地融进了楚王神女的艳情。如梁朝范云的《巫山高》主要写巫山高峻,林深崖险,但也用神女相望,欲荐枕席作艳情点染。荒淫君主陈叔宝的《巫山高》共八句,前四句写山川景色,后四句写月下神女。沈佺期(一说宋之问作)的《巫山高》只是挂用了汉乐府旧题的招牌,离开旧旨,主要写巫山神女行云行雨,追逐楚王。阎立本的《巫山高》仍用乐府体,虽然也写了巫山绝壁翠屏,碧水绕山,但这只是作为神女出没、行云行雨的背景。南朝和唐代诗人写了大量的《巫山高》诗,但大都是山峻峡险加上神女行云行雨的模式,很少有在这一乐府旧题的写作中不用楚王神女高唐艳事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高唐》、《神女》二赋对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的浸染,汉乐府旧题《巫山高》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的变化。

二

《高唐》、《神女》二赋问世后,中国古代文学中产生了很多与之



有关的艳情词藻和艳情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艳典大多与此有关,如“巫山云雨”、“朝云暮雨”、“自荐枕席”、“高唐梦”、“楚梦”、“阳台”等。这些艳词艳典被文人士大夫广泛运用,极大地方便和影响了文人士子的艳情文学创作。

关于“巫山云雨”等艳词艳典的运用,前贤论说颇多,这里只略举几个较少谈到的例子以作说明。楚王艳遇神女的故事,被诗人词客作为现成的艳体素材,屡屡写进艳情诗词中,助长了艳体诗词的创作。齐梁之时,宫体兴盛,艳风流播,楚王神女之艳事,就成为文人士大夫笔下常用的题材,很多艳体诗中都有巫山神女的身影。宫体诗的先驱,齐代著名诗人沈约的《梦见美人》就描写的是梦中交遇的“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的神女形象。梁简文帝萧纲的《行雨诗》:“本是巫山来,无人睹颜色。唯有楚王臣,曾言梦相识。”梁武帝萧衍《朝云曲》:“张乐阳台歌上谒,如寝如兴芳掩暧。容光既艳复还没,复还没,望不来。巫山高,心徘徊。”两诗都直接描写巫山神女以抒艳情,并以“朝云”、“行雨”为题。这样的艳情诗虽然创作容易,但却见不出个性特点,显得大同小异,往往相似雷同。有名的词牌《巫山一段云》、《阳台梦》、《高阳台》当从《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而来,然而,“巫山一段云”,悠悠来去,空灵飘逸,具有无穷意味,引发人无尽联想,艳而不露,正合“艳科”之词体。苏轼的妾叫“朝云”,似乎也与“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有关,文人取名也受其影响。此外,敷演佛经故事的变文也用上了这类艳词,如《破魔变文》:“论情实是绮罗人,若说容仪独超春。身挂天宫三珠服,足蹶巫山一片云。”《太子成道经》:“夫人已解别阳台,此事如莲火里开。”可见这些艳词艳典运用多么广泛,影响多么深远。

创作中运用高唐神女的艳情素材、艳情典故,极大地便利了文人士大夫。特别是风流文人要想表达自己的心意,或者要表现自己亲历的风流艳事,但又觉得难以直说,或不愿明白表露时,高唐神



女的艳词艳典就派上大用场了。他们只需用上“阳台”、“巫山梦”等,就可含糊其词,隐约其事,又使诗歌含蓄委婉,无直露之感。李白《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诗云:“对舞青楼妓,双鬓白玉童。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李白用“行云”比喻青楼妓,用“楚王宫”代指楼船,既赞美了青楼妓有如巫山神女的妍丽迷人,又表达了希望其留下侍寝的愿望,显得含蓄隐约,文雅而不失体面。岑参《醉戏蛮子美人》:“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细看只似阳台女,醉着莫许归巫山。”用上“阳台”、“巫山”等词语,既赞美了“蛮子美人”,又把自己的“醉翁之意”曲折地表达出来。莲花妓的《献陈陶处士》云:“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神女下阳台。”据《全唐诗》载:“莲花妓,豫章人。陈陶隐南昌西山,镇帅严宇尝遣之侍陶,陶不顾,因求去,献诗一首。”莲花妓拈来“巫峡梦”比喻男女之事,用“神女”比喻自己,表明自己愿像巫山神女陪侍楚王一样侍寝陈陶处士,而陈陶却“不生巫峡梦”,自己白跑一趟,空下阳台,显得巧妙妥帖。

还有的诗人,在自己的男女私情为统治势力、封建礼教所不容时,就大量借用高唐神女的艳词艳事来打掩护。这样,可以混淆真假,模糊是非,使读者难辨虚实。唐代诗人李商隐在玉阳山学道时,曾与入道的女宫人发生过恋情,这是为统治势力绝不允许的。但是作为诗人的李商隐又要写诗抒发情感,寄托相思,便大量运用楚王神女之艳事。正如刘学锴先生所说:“他不仅频繁地运用宋玉《高唐》诸赋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词汇,而且吸取了其华美奇幻的意境,创造出像《燕台四首》、《圣女祠》、《重过圣女祠》一类极富情采意境之美的艳诗。他笔下许多‘神女’式的人物,明显从《高唐》、《神女》等赋得到启发,所谓‘神女生涯原是梦’、‘一春梦雨常飘瓦’、‘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片寄朝云’,说明他的诗思与联想常受到宋玉赋艳之作的影

① 《李商隐与宋玉》,《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